

何维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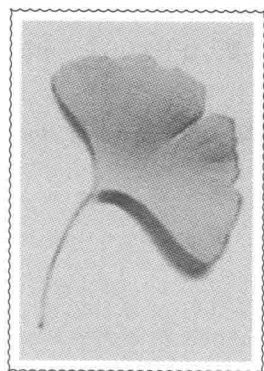


银杏花香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何维众
著



银杏花香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杏花香/何维众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402-3730-1

I. ①银…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6411 号

银杏花香

作 者 何维众

责任编辑 孙 婷

装帧设计 杨万宁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电话: 010-6524043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博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燕山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怦然心动	1
第二章	魅力	8
第三章	红平房里传出的声音	13
第四章	她喝到热水了	20
第五章	两心相融	26
第六章	勇闯天险	32
第七章	自做农家饭	44
第八章	农民情结	51
第九章	相约银杏树下	57
第十章	压在她心头的石头	64
第十一章	心灵的迷失	73
第十二章	他奔向医院	81
第十三章	翠云峰	85
第十四章	强加的亲事	90
第十五章	寒冬送毛衣	97
第十六章	找到调动被拖延的根源	102
第十七章	善解人意	108

2. 银杏花香

第十八章 奋不顾身	114
第十九章 形影不离	123
第二十章 结为兄弟	131
第二十一章 深夜的故事	136
第二十二章 迷人的男高音	141
第二十三章 融融一堂	148
第二十四章 夜幕中的呼救声	153
第二十五章 方向做媒	160
第二十六章 辣妹子	170
第二十七章 县长的女儿	178
第二十八章 女记者	186
第二十九章 春花的心愿	193
第三十章 春花未归	202
第三十一章 县长	211
第三十二章 “审查”	219
第三十三章 名上红榜	227
第三十四章 风华正茂的姑娘	234
第三十五章 青春的聚会	243
第三十六章 调函下达	250
第三十七章 别有洞天	256
第三十八章 风云突变	263
第三十九章 公路桥头	269
第四十章 直抒情怀	276
第四十一章 邻家小女	281

第四十二章	绝境求生	287
第四十三章	风水宝地	292
第四十四章	银行行长	301
第四十五章	然然的智慧	310
第四十六章	隐隐不安	318
第四十七章	喜从天降	322
第四十八章	泪花飞扬	328
第四十九章	紧急任务	336
第五十章	苦尽甘来	341
第五十一章	好梦成真	348

第一章 怦然心动

青年工人许思源终于作出了一个决定：就在当地小镇上的裁缝店里做一身中山装。

他将一只大柳藤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块藏蓝色的毛华达布料，装进一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里，然后把箱盖盖上，将挎包往肩上一挎，走出了工厂集体宿舍的房间。

集体宿舍是座三层的楼房，坐落在厂区西面一座山岗子的半山腰上。他沿着山上的一条蜿蜒的小路走下山，然后径直朝厂区南面的小镇走去。

“哎……”走在半路上的他，万般无奈地重重地叹了口气。他想，他要不是跟这个倒霉的工厂一起搬迁到这大深山里来，何至于为做一套衣服而踌躇再三。

他现在所在的 L 厂原本的所在地是本省省城 C 市。“文化大革命”初期，该厂的群众组织把本省的主要负责人整得挺厉害。一九七〇年，该负责人复出，一纸搬迁令，就把该厂的全部人员和设备一齐发配到本省东部最偏远的大深山里的一个小镇旁。突如其来的“大搬迁”如同一场噩梦，该厂的全体职工及其家属，从一接到搬迁令开始到在这大深山里落户，都无一例外地一直在这场噩梦中痛苦地挣扎着。几个月后，当他们身心俱疲地陆续从这场噩梦中爬出来后，眼望着四周铜墙铁壁似的重重高山，也只有“望山兴叹”的份儿了。最倒霉的是和许思源一起刚刚从农村

2. 银杏花香

招进该厂还没几个月的几十名男女知青。他们与因“文化大革命”而产生的那笔“宿债”毫无瓜葛，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到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重新回到朝思夜想的大都市，却又被无情地甩进了这大深山里。

工厂搬到这大山里八年来，除了生活物资匮乏、交通不便、文化闭塞让这些城里来的人犯愁外，还有一个让他们犯愁的状况——那就是做衣服难。其实工厂所在的小镇上就有家裁缝店，完全可以承担一千多职工及其家属的衣服制作。可是这些城里来的人几乎都不在这个小店里做衣服，因为他们怕这个小店把衣服做成土里土气的“农民装”。因此搬迁到此地这么多年来，这些城里人总是利用节假日舍近求远地上C市去做衣服或买衣服。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年多来，虽然我国在衣着穿戴方面，“老三样”——中山装、学生装、军干装和“老四色”——黑色、蓝色、白色、绿色还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人们思想的逐步解放，海外文化特别是服饰文化的悄然输入，在城市里，喇叭裤、直板裤、哈服、超短裙和解放后或“文化大革命”中几乎绝迹的西装、夹克衫以及各种鲜艳亮丽的服饰色彩正悄悄地兴起，颇有“时有幽花一树明”的情势。城市中这种服饰文化的可喜动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L厂这些人在大深山心系大都市的城里人。所以他们更是不敢在这山乡小店做衣服了。

许思源也不例外，随工厂搬迁到这里几年来，他也因怕小镇上的这家裁缝店把衣服给做糟蹋了，而从未在这小店里做过衣服。他的内衣、外衣都是在C市做的或买的。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这一习惯。

但他这固有的习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这天是星期天，休息。早上起床时，他没像平常上班的日子那样一起床就穿上工作服，而是穿上了一套中山装。他突然感到刚穿在身上的中山装好像把自己给绑住了似的，很不舒服。朝身上一瞧，中山装已变

得又小又窄，袖口离手腕关节足有三寸远，裤脚离脚踝骨足有半尺的距离。这样穿出去，还不丢人呀?!他赶紧将中山装脱下，换上一件夹克衫和另一条长裤。他意识到必须赶快重新做一套中山装了，不然就没有换洗的衣服了。他蓦然记起这年春节在C市临返厂的前一天，姐姐送给他一块毛华达的布料。姐姐说：“这是别人送给你姐夫的，他的衣服也够穿的了，我看你也没有什么衣服，你就拿去做身衣服吧。”他就将这块布料带回厂里来了。现在刚好用这块布料做身衣服。突然，他又想到他早已打算今年年内直到明年春节都不回C市去度假了。如此一来，就意味着在明年春节之前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都不可能到C市去做衣服了。但衣服不做又不行，不然的话，他将会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衣服可换洗。

怎么办?思来想去，他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就近在小镇上的裁缝店里做衣服。可他又担心这个小店会把这块布料给做砸了，这可是块价值一百多元的上等毛料啊!犹豫再三，他最后决定还是在小镇的小店里做。他想好了：如果万一衣服做得不伦不类，就将就着只在这大山沟里穿，这样总比没衣服穿要强。

正准备开箱取布料，他突然又想到姐夫的个头没有他高，别人如果是按姐夫的个头送的布料，那自己做身衣服就肯定不够。他又担心起来。但最终他想，面料够不够只有到裁缝店里量了才知道，万一不够再说。于是他从箱子里拿出布料，奔小镇的裁缝店而去。

小镇与L厂挨得很近。L厂坐落在一个山坳里，东、西、北三面群山环绕。小镇坐落在南面的山坳口外，距L厂不足百米。小镇的北边即靠工厂的这边是一片青砖黑瓦的老民宅，住有一百几十户人家。紧挨这片民宅的南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经过小镇的这段公路的两边各有一排比老民宅要现代化一点房屋，它们或是两三层的钢筋水泥小楼，或是红砖红瓦的大平房。这些房屋分别是五金日杂商店、布匹商店、副食品商店、储蓄所、邮

4 . 银杏花香

电所、长途汽车站等单位的所在。距小镇南面约五六十米处，有条小河由东往西流经小镇。小镇东头的河面上横跨着一座公路桥。小镇往西约百米的公路旁，有棵古老的银杏树，古树高大挺拔，冠盖如云，气宇轩昂，虽历经千年风雨沧桑，但仍然年复一年地焕发着春华秋实的光彩。小镇和小河因此树而得名——银杏镇，银杏河。

许思源穿过小镇中间的一条青石板铺路的小巷，来到南面的街面上。他径直来到一座挂有裁缝店招牌的崭新的红砖红瓦的平房跟前，走了进去。

店内宽敞明亮，左边的一面墙跟前摆有两张长案台，其中一张案台跟前，有位老师傅正弓着腰在裁剪布料。右边的地面上整齐有序地摆着八台缝纫机，有八个女工坐在各自的缝纫机跟前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许思源来到老师傅跟前说明来意。老师傅转过身朝女工那边喊了声：“小乔，给这位同志量量尺寸。”一位侧背对着许思源的女工停住了正在转动的缝纫机，放下手中的活，站了起来。

许思源连忙拉开挎包的拉链，从里面拿出布料。

“同志，你要做什么样的衣裳？”一个轻柔甜润的声音问道，宛若莺啼燕鸣。

许思源连忙抬眼一瞧，一位好像还不到二十岁的靓丽耀眼的姑娘，正亭亭玉立在他的面前：“啊！是她呀！”他心里一阵悸动。

“你好！是你呀！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他的问候脱口而出，并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

那姑娘似乎也认出了他，长长的睫毛下一双大眼睛忽闪了一下，羞涩地微笑道：“我也是。”

他心里激动不已。没想到一个月来让他魂牵梦萦的姑娘，竟会在这个裁缝店里遇到了。

一个月前，即三月初的一天，工厂贴出海报：当晚在工厂露

天篮球场放映国产爱情影片《阿诗玛》。

该片一诞生就被禁演长达十多年，最近刚刚被“解放”出来，可能是影响力太大的原因，当天晚上，篮球场上的观众空前增多。银幕正面宽阔的场地上，自带凳子、椅子的本厂职工和家属坐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周围站满了银杏镇和附近村庄的村民，甚至连银幕背后的地上也坐满了人。许思源坐在篮球场的左边最靠边的位置。

电影开始了，先放映的是新闻纪录片。

正在看电影的许思源无意中感觉到紧挨着他站着的是两个妙龄姑娘，因为她俩偶尔会窃窃私语，光从她俩的语音中就可判断出。

因为拥挤，站着观看电影的人群不时产生一阵浪涛般的涌动。突然，随着一阵较大的嘈杂声，人群产生了一次更大的涌动……许思源突然感到有双手一下子撑在了他的肩背上。同时，他还感觉到一个人的面孔在他头部的斜上方正对着他。他本能地抬眼一瞧，一个姑娘姣美可人的小脸蛋映现在从银幕上反射过来的光亮中，离他很近很近。他还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让他心神一爽的奇妙的幽香。她那双光彩熠熠的大眼睛就那么一眨也不眨地静静地凝视着他……他分明瞧见那双眼睛里蓄满了柔情和羞涩，他的心骤然一阵悸动，情不自禁地将目光迎向她的目光，一眨也不眨地，情润润地……

人群的涌动甫定，姑娘松开自己撑在他肩背上的双手，面含羞涩和微笑，语音柔和地表示歉意：“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了，后面太拥挤了……”

“没关系，没关系……”许思源无比大度而又温和地含笑道。突然，他感到有只无形的手在用力地推动着自己……他连忙站了起来，真诚地对这两位姑娘说：“你俩来坐吧，来，坐在凳子上看吧。”

他坐的凳子是他从厂基建科借来的木工做活用的专用凳子，比一般的长板凳要短一些，比一般的方凳要长一些，一个人坐有富余，两个人挨紧点坐刚好。

“你坐，你自己坐吧……”她俩很客气地推让道。

他含笑道：“我站惯了的，不站着反而不舒服，你俩就别客气了，坐吧……”她俩相视一笑，说了声：“真不好意思，谢谢了。”然后就在凳子上坐了下来。他就站在她俩身旁。那位姣美可人的姑娘已然占据了他的大脑，他已全然无心看电影了。他就像位护花使者一样，守护在她俩身旁，为她俩抵挡着还不时产生的人群的涌动。

两个小时后，电影结束了，篮球场的灯也一下子亮了。两位姑娘站了起来。那位姣美可人的姑娘面对许思源，含笑的大眼睛忽闪了一下，说：“真不好意思，让你站了大半天……”

他笑道：“不要紧，没关系……”

她俩朝他挥了挥手，说了声“再见”，就消失在散去的人流中……

当晚回到宿舍后，许思源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脑子里不停地闪现着那“姣美可人的小脸蛋”、“含笑忽闪的大眼睛”……

从此，无论上班时在车间里，还是下班后在宿舍里，无论身在人群中，还是一人独处时，他的脑海里翻腾的只有这位姑娘的音容笑貌。甚至每个周末的傍晚，或在篮球场或在礼堂的电影放映之前，他的目光都会反复地、来回地、全方位地在观众席中扫视着、搜寻着——他渴盼能再次见到这位姑娘。可每次都令他失望。但越是这样，他越是迫切地想见到这位姑娘。他很清楚，自己已爱上了这位姑娘，渴望得到这位姑娘芳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活到二十六岁从未正式谈过恋爱，这次这么无可救药地爱上一位姑娘，是史无前例的。他也明白自己有可能要违背他给自己定下的“原则”。

工厂搬到银杏镇后，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生产原料和其他大量的生产物资，要靠汽车从C市或更远的地方，一车一车地拉进厂里来，这就造成运输费用的巨大消耗，导致生产成本大大增加，出现了每卖掉一台产品工厂就要倒赔一台产品成本的状态。另外，由于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厂里的生产物资不断地大量地被盗窃，工伤事故频频发生，甚至还造成人员死亡……凡是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L厂离垮掉已经不远了。

许思源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又脚踏实地的青年，本想来到这大山沟后大展身手，创造出美好的人生和前途，可眼前L厂的严酷现状把他的美梦都粉碎了。为此，他曾迷茫、彷徨、困顿，甚至消沉过，最终他那颗不屈不挠的心将他从精神的泥淖里拔了出来，并让他坚定了一个信念：绝不能让自己的青春和人生葬送在这个走向绝路的工厂。几年前，他就向住在C市的父亲提出要调回C市，父亲也答应了。他想调回C市后，重新创造美好的人生和前途，当然也包括在C市找一个理想的姑娘结婚生子，过上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为了心中的这一目标，也为了调回C市时不拖泥带水，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不在当地包括L厂谈恋爱、结婚。几年来，正值青春躁动巅峰期的他，以超人的毅力和自律精神抗拒了异性的无数次诱惑，始终“守身如玉”。

他很清楚，自从他那天晚上在看电影时遇到了那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姑娘后，他的表现已经全然有悖于他给自己定下的这一“原则”，但他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一个很充足的理由：只要是符合他追求幸福这个“总原则”，破掉这个“小原则”也是值得的。他心里没有顾虑了。

第二章 魅力

此刻，让许思源朝思夜想的姑娘就站在他的面前，而且看得更加真切了。她面如皎月，白嫩而姣美。长长的清秀的眉毛下，那灵动传神的大眼睛宛若一泓清潭，幽清、晶亮而柔媚，玉雕般秀挺精致的鼻梁，樱桃般娇巧玲珑的小嘴，浓浓的自然卷曲的刘海两边，那由乌亮秀柔的发丝扎就的两条长长的大辫子，妩媚而又神气地垂在胸前，柔和优美的线条勾勒出窈窕婀娜的身姿。她上穿一件粉红色的西服领的纯涤纶的春装，下穿一条咖啡色直板式的的确良长裤，整个衣着是那么的熨帖、得体、清爽，将她的整个人衬托得更加俊俏秀逸、风姿绰约。

“啊！真是深山出俊鸟呀！”他在心里感叹万分。

她被他瞧得怪不好意思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来，我看看布料。”她羞涩地说，同时将一只手伸向他。

他连忙将手中的布料递给她，说：“想做一套中山装。”

“好。”她接过布料看了看，说：“来，量量尺寸。”然后就来到那位老师傅旁边的一张案台跟前。

他跟了过来。

她拿出软尺给他全身量了一遍，又将布料量了量。然后面含微笑地对他说：“做上装加裤子，布料至少还差六厘米的长度。”

他心里咯噔一下！他的担心应验了——果然布料不够。自己很清楚，他有两种选择，要么就不做了，要么就只做上装或只做

裤子。但是还心有不甘。他语气温和地问她：“如果要做一整套，还有挽救的办法吗？”

“有，另外加零点七米的布料。”她似乎早有准备似的说。

他的心里顿时踏实下来。高兴地说：“好，我这就到布店去买。”话音没落，他就转身大步朝门口走去。

“哎！哎！……”她急忙唤他回来，话里再不带“同志”的称谓了。

他连忙回到案台旁。

她走到案台旁靠墙的一个大立柜跟前，拉开一个抽屉，从中拿出一块布料，来到案台前，在案台上摊开布料，与先前的布料一比较，料型、质地、颜色完全相同。她用尺量了量后，说：“刚好够了，就用这块布料，不用买了。”

“那我加付这块布料的钱。”他连忙说。

“你不用另外加付钱了。”她微笑道，然后就一手拿把竹尺一手捏块划粉在布料上娴熟麻利地划起线来。

他很清楚，她奉送的这块布料，如果买，至少得要二十元，而他当时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八元。

他骤然感到有股暖流注入心田，并迅速弥漫全身。

“那就谢谢你了！”他满含感激地说。

“不用谢。这样吧，你三天后来取衣服。”她手里边忙活着边说。

啊！三天！他心里惊呼起来。他很清楚，中山装的制作工艺复杂，难度挺大。在C市最快也得半个月才能拿得到。而这里只要三天就能拿到，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轻声地问道：“是你做吗？”

“是呀！怎么，怕我做不好啊？！”她俏皮地朝他一笑。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他慌忙笑着解释道。其实，他打心里眼里希望是她做——生怕是别人做。这样一来，他就

有机会直接与她接触。现在，他的心里装的只有她，至于衣服做得怎么样已经无关紧要了。

他依依不舍地站在她身旁。他已强烈地感觉到她身上那股无法抗拒的魅力……

但是，理智告诉他：她很忙，别再打扰她。于是，他很有礼貌地说：“那就劳烦你费心了，你慢忙，再见！”

“再见！”她扭过头来对他微笑道。

他走出了裁缝店。

“太完美了！”许思源又一次在心里感叹道。那无与伦比的美丽，那纯真、淑雅、淡定的气质，那待人的亲和得体，那工作的热情，那处事的冷静与聪敏，那浓浓的人情味，甚至那音清韵美的说话的声音……一个姑娘很难全部具备的优点，恰恰全部集中地体现在这个姑娘身上。

他从十六岁下放农村到进工厂直至今天，这么多年来没有谈过一次恋爱，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遇到理想的姑娘。而这个叫“小乔”的姑娘不仅理想，而且还大大地超过了他的预期。

回到宿舍后，他就想，一定要把握好三天后取衣服这次难得的机会——向小乔姑娘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他想了一肚子的话要对她说。但他最后顿悟到最关键的还是第一句，说不好，容易搞砸；说得好，事半功倍。他想到好多第一句，诸如：“欢迎你到我们工厂来玩。”“我今晚在银杏树下等你，好吗？”“我想请你一起上县城去玩，可以吗？”，等等。但是这些话都被他推翻了、否定了。他觉得这些老套俗气的话都不适合对小乔姑娘说。可是再怎么想也想不出恰当得体的“第一句”来，最后他想：临场发挥吧。

三天后，许思源早早地把活做完后，向班长打了个招呼，就离开工厂直奔银杏镇。

他走进裁缝店，只见小乔姑娘正在一台缝纫机跟前忙碌着，

便来到她跟前，轻轻地开口道：“你好！”

她抬头一看是他，含笑道：“你好！”随后起身朝那个大立柜走去。

他紧跟在她身后。

她来到大立柜跟前，打开柜子，从里面拿出一套衣服，双手递给他。他双手一接过这套崭新又熨烫平整、妥贴的中山装，就深深地感觉到这身衣服做得非同一般。他在一块布帘后面把这套新衣刚穿上身，就感到格外合身。他走到布帘外的一个大镜子跟前照了照，又转了转身子瞧了瞧，真切地感觉到这身衣服的长短、宽窄、松紧都恰到好处。更令他感佩的是，整个款式好像融入了新的服饰文化元素和裁剪技法，显得格外的别致新颖、美观贵气。他转过身来，十分满意地对她说：“太好啦！再合身不过了！你觉得呢？”

一直端详着他的她，笑盈盈地说：“是蛮好的，挺括，大气。”

“没想到你的手艺这么好！”他由衷地赞叹道。

早就在一旁瞅着的那位裁缝老师傅开口笑道：“你可是说对了！小乔不仅手艺好，而且为了你这套衣服，她昨晚额外地熬了一个夜班，她可是从来都没有这么上心过，仔细过。”

许思源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感动和疼惜的情愫。

“不过小乔的一番心血也没白费，你看你这身衣服做得极规正，极上档次，极有品味。你穿在身上就像个新郎官！”老师傅满脸笑容地说道。

“老师傅，没有新娘，我哪能当新郎官呀！”许思源也不无风趣地笑道。

“当然是让你的女朋友做你的新娘呗！”老师傅笑着回应道。

“可是我没有女朋友啊！”

“啊！你这么英俊的棒小伙子还没有女朋友？！”老师傅惊讶